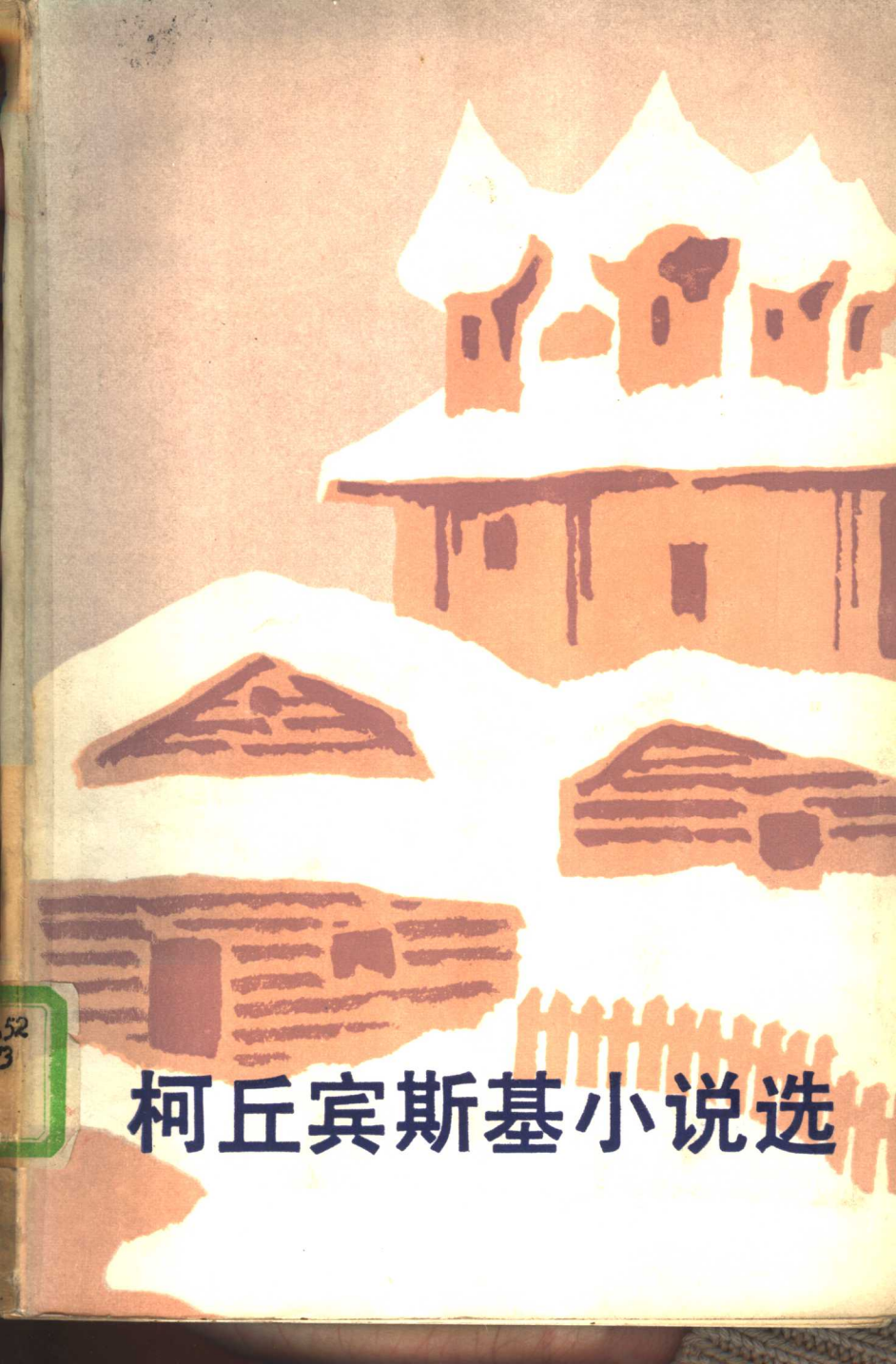


52
3



柯丘宾斯基小说选

0582313

45.52
C473



10047514

社科类3

柯丘宾斯基小说选

王 汶 译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目 录

哈丽佳	1
小枞树	10
一块银币	21
小罪人	36
锁在链枷上的人	49
到造孽的人间去	98
笑	117
在半路上	135
马没有过错	158
海市蜃楼	188
米·米·柯丘宾斯基	亚·杰依奇 351

哈 丽 佳

—

火焰在炉里熊熊燃烧，红舌舔着炉口。小小的农舍里光线昏暗，角落里黑影弥漫。一位病妇躺在床上呻吟。她是哈丽佳的母亲。她的丈夫，哈丽佳的父亲，去世已经六个星期了。打那时起，可怜的寡妇就郁郁寡欢，日益憔悴，昨天终于病倒了。她病倒的时候，正是最紧张的农忙期，能参加收割的人，全到田里割麦子去了。寡妇家的黑麦也已经成熟，但是没有人收割；熟麦粒落在地下，寡妇病在床上；重病捆住了她的手脚，把她锁在床上……她——哈丽佳的可怜的妈妈——静卧着，在想心事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……

门嘎地一响。

“哈丽佳，是你吗？”病人有气无力地问。

“妈妈，是我！”

门口先露出一只盛着半桶水的桶，随后是一个朝水桶倾俯的淡棕色小脑袋、一只微微举起的右手；哈丽佳走进屋里，把水桶放在火炉旁。她才八岁，对于这样的小姑娘来

说，这桶水实在是超过了她所能负担的重量；她把水桶放在地上，气喘吁吁地靠在炉台上呆立了一会儿。她拎不惯这样重的东西，所以左臂发麻，都不听使唤了。但是这情况只继续了一分钟。一分钟后，哈丽佳已象小山羊般轻盈地跑到搁板前，踏上板凳，从搁板上取下一只钵，放在水桶旁。

“孩子，你干什么呀？”母亲问。

“我做晚饭，妈妈！”

病人只叹了一口气。

哈丽佳却当真忙起晚饭来了。她用钵淘了一把小米，投进一撮盐和两三个马铃薯，加了点水，放在火上。她那双被太阳晒得黧黑的小手，麻利地干完这个，又干那个，瞧着真惹人爱。两只灰色的大眼睛，从乌黑的长睫毛下聚精会神、聪明伶俐地望着。黑黝黝的小脸蛋上浮起了红润，肉嘟嘟的嘴唇微张着——她整个身心沉湎在工作中了，甚至把在她那淡黄色，几乎发白色的小脑袋上围了两圈的崭新的红缎带都忘记了。这条缎带使她感到欢喜与自豪，这是两天前她的教母送给她的，直到现在她还高兴个没有够。

哈丽佳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跑到床边。

“妈妈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喝点凉水吧？您哪儿痛？”她象小鸟一样依偎在病人身旁问道。

“唉，我的好孩子！我浑身痛：胳膊痛，腿痛，抬不起脑袋。万一我死了，叫我把你这可怜的孤儿留给谁呢？谁来管你，把你抚养大？”

哈丽佳觉得她那幼小的心刺痛起来了，仿佛被人用手

掌紧紧攥住了似的，泪珠在长长的眼睫毛间颤抖着。她扑在母亲的双臂上，拼命地吻。

“孩子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正赶上农忙的时候，我病了……田里的麦子没有收，往下掉麦粒了……真不知道我这可怜的病人该怎么办……如果我们不收麦子，我们冬天就要饿死了！……唉呀，我的上帝呀！上帝！”

“别难过，妈妈！别哭！上帝会保佑您病好的……”

二

哈丽佳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在她那黄绒绒的小脑袋里闪过一个念头：“怎么没有人收割？我呢？”去年，她就跟妈妈到田里去过，看过妈妈割麦子，甚至自己还操起镰刀割了一会儿，要不是因为手指头割破了，被妈妈申斥一顿的话，她还能割不少麦子哩！去年她年纪还小，小手握不住镰刀；现在她已经长大了，有了劲儿，手也长大了一点。哈丽佳看看自己的手。她不就是用这两只手，从河边打来了半桶水吗？虽然水桶那么沉！明天天一亮，哈丽佳就起床，让妈妈吃饱（但愿妈妈想吃东西才好。自从她病倒以后，光喝水），拿起镰刀，到田里去。她割起麦子来呀，连腰都不直一下！于是哈丽佳好象看见了收割完的麦田，田里堆着麦垛，在阳光里象黄金一样闪烁着。哈丽佳自己站在田里，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，心想怎样把麦子运到打谷场去。她这么办：去找教父，搂住他说：“教父呀，亲爱的教父，我心爱的教父！我

替您哄小安德利卡，当他的保姆，只求您把我们的麦子运到打谷场去！”教父是个好心人，他会听她的话把麦子运去的。等哈丽佳到母亲跟前来说：“亲爱的妈妈，您瞧，麦子全运到打谷场去了！”的时候，母亲该多么快活呀！母亲一高兴，病就好了。她会把女儿搂在怀里，亲她；于是她们又过起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冬天也不会饿死了……

火炉上什么东西咕嘟嘟、啞啞地响了起来。

是粥溢出来了。

哈丽佳慌忙跑到炉旁，把钵端下来瞧瞧，然后拿一只陶瓷碗，盛了点热粥。母亲只吃了几口，就放下勺子。她觉得不好吃，有怪味儿。哈丽佳胡乱吃了几口，就急忙把家什刷干净，收在搁板上，关好通外面的门，然后在圣像前跪下来祷告。她叠起两只小手，画着十字，叹息着，抬起眼睛凝视圣像，用她那稚气的尖细声音恳求上帝保佑母亲恢复健康，给她自己力量去收割麦子。收割麦子的念头使她不得安宁。她盼望清晨快些来临。“我现在就睡觉，明天好早一点醒，”哈丽佳心里想着，把夜里喝的水放在母亲身旁，然后自己躺在长凳子上。可是梦神不来找她，梦神根本离开了这所小房。病母亲也睡不着，不停地呻吟。皓月从窗外望进来，把有亮玻璃和黑窗框的窗户映在炉灶上。哈丽佳不时瞧瞧搁镰刀的那个墙角，想着心事。月光如水，外面明亮得连草根针都找得着。哈丽佳在长凳上坐起来，眺望窗外。在被月光照耀着的、雾气迷茫的远方，金黄色的黑麦和小麦在辽阔的田野里凝滞不动。黑魆魆的高大白杨树，象行伍般一排

排立在路边。蔚蓝色天空上星斗密布，静悄悄地眨着眼。“现在就到田里去好不好？——唉，不行！怪害怕的，树林里会有狼跑出来的，妖魔会叫起来的，麦丛里会有妖魔鬼怪钻出来的……”哈丽佳真的怕起来了；她重新躺在长凳上，扭转头不看窗户。妈妈问她：“孩子，你怎么还不睡？”

“没什么……妈妈，我马上就要睡着了！”

母亲在呻吟，哈丽佳揪心得不行。可怜的妈妈，浑身上下都痛……但是，过了一会儿，病母亲、田里的麦垛、妖魔、狼和炉灶上的亮堂堂的窗户，都滑稽地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了。梦神飞进了这所小房，用翅膀把哈丽佳掩盖起来了。银色的月光静静地照在小姑娘白绒绒的小脑袋上，吻着她那条崭新的红缎带。她微笑着，月光在她的黧黑的小脸上移动着，在她那肥嫩的、半张半闭的嘴唇上移动着，在她那露在外面的细小的白牙上移动着。

哈丽佳甜甜地睡着了。

三

金黄色的太阳升得很早。哈丽佳也起得很早；太阳出来时，她就醒了。她匆匆忙忙地熬好稀饭，给母亲吃过，自己也吃了几勺。她把家务料理停当后，从搁板上取下镰刀，往一只小口袋里装了一块面包和一根葱，系上一条花头巾，然后吻吻母亲，说：

“妈妈，我上街找小朋友玩一会儿去。”

“去吧，孩子，只是早点回来……”

哈丽佳在村庄里走着，心里觉得很异样。她还从来没有独自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来过。现在她已经走过村边的房子，走到田里站住了。她眺望着瑰丽的远景，不由得出神了。真的，田野里是难以形容的美！晴朗的淡蓝色天空，向大地散发着温暖。黑麦在阳光里闪烁着黄澄澄的光辉。小麦穗连成红艳艳的一片汪洋大海。溪流在谷地上蜿蜒，犹如有人在翠绿草坪上抛下一条崭新的蓝缎带。河的彼岸，在繁茂的绿色森林下，山坡上铺着春播谷物织成的华丽地毯。大麦在阳光里闪发着火辣辣的翠绿色；淡绿色的燕麦铺展在地上，象条大地毯；再过去一些，是黍，象薄荷一样黑苍苍的。在碧绿的地毯间，白晃晃的是荞麦，仿佛有谁把大块的白布在太阳下漂白。谷地里，在森林尽头，蓝色烟雾弥漫。在这一切事物的上方，是蔚蓝的晴空；云雀的愉快歌声在空中荡漾。从田里吹来成熟的谷粒和野花的芳香。哈丽佳觉得田里既舒服，又可怕。她站在那儿，不知道是往前走好，还是转身回去好。就在这当口儿，远远地从黑麦丛里闪出一条女人戴的红头巾，使哈丽佳想起病母亲和自己到这儿来的目的，于是便沿着谷物间的一条小径走去。她的一双小光脚板，踏在被人踩实了的小径上。头顶上，从麦穗间露出一条蓝色天空；两侧的黑麦排列得象两堵墙，带须的穗儿沙沙直响。哈丽佳觉得自己好象到了海底一样。黑麦间的矢车菊和飞燕草蓝莹莹；繁星般的野菊花白里透青；野罂粟花红殷殷。一棵牵牛花攀上了黑麦茎，开出娇嫩的小白花。

哈丽佳边走边采，越走越远，终于走到了她家的麦田地。她十分熟悉自己家的麦田；这面是被春水冲刷形成的小峡谷。哈丽佳放下小包袱，操起镰刀，割起麦来。周围一片静寂。只有一只蟋蟀在黑麦田里叫；干麦穗窸窣窸窣地响；还有一只鹌鹑偶尔叫一声。哈丽佳在割麦。可是，不知怎的，活儿就是干得不顺手。长长的麦秆瞎缠在一起，大的镰刀不听小手的摆弄，汗津津的小脸儿被麦穗搔得怪痒痒的……突然，好象有什么东西把哈丽佳的手指头烫了一下。她举起手，看见手指头上有鲜血。哈丽佳失手把镰刀掉在地上，痛得哭丧着脸，眼眶里涌出了泪水。要不是哈丽佳想起了可怜的妈妈，她一定会马上放声大哭。她连忙用小裙子擦掉手指头上的血，在伤口上撒了点儿土，又割起麦来。麦蒿刺得光脚板怪痛的。哈丽佳真忍不住要哭出来了。大汗珠子一颗颗滴在地上，可是可怜的小姑娘还不停地割麦。

有一次，哈丽佳转过身，想把割下的一把麦穗放在地上时，看了看四周。她忽然非常害怕。她是孤零零一个人在麦田里啊！万一有妖精从麦丛里跳出来掐死她怎么办？突然——扑棱……一只鹌鹑从哈丽佳脚下振翅飞起，抖动着短小的翅膀，笨拙地把它那重甸甸、肥肥的身子挪了几步远。哈丽佳吓得心怦怦地跳；过一会儿，心又仿佛在胸膛里停止了跳动。哈丽佳呆立不动了，仿佛变成了个石头人。她一只手攥着一把黑麦，另一只手握着镰刀，脸色刷白。一分钟后，哈丽佳清醒了过来。心又在胸膛里噔噔地跳起来。哈丽佳准备逃走了……

就在这时候，小路上出现两个青年妇女。哈丽佳一看见她们，又想起可怜的病母亲，便又低下亚麻色的小脑袋，干起活来。——一定得把黑麦割完！一定得让可怜的妈妈高兴！

两个妇女走近时，认出哈丽佳，互相递了个眼色。

“哈丽佳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她俩异口同声地问。哈丽佳打了个哆嗦，抬起眼睛看看她们，觉得怪难为情的。

“我割麦子……妈妈病了，躺着呢……没人割麦子……冬天我们要饿死的。”

眼泪哽得她的声音直打颤。

两个女人又互相递了个眼色。

“真可怜呀，不幸的孩子！……”

哈丽佳突然感到被眼泪憋得要死。不知怎的，马上她觉得病母亲可怜极了，割破的手指头又大痛起来；被麦茬戳得伤痕斑斑的双脚也疼起来了；刚才受的那一惊也想起来了——眼泪象雨点似的洒在地上，哈丽佳大声呜咽了一下，大哭起来。

两个妇女跑了过来。

“孩子，你怎么啦？小鹌鹑，别哭啦！上帝会保佑你妈病好的；黑麦，我们来给你们收割，不会让你们饿死的。得了，别哭啦，小花儿！”

两个妇女把可怜的哈丽佳抱起来，吻她，安慰她。

“我们现在就去看你妈，也让她高兴高兴，她有这样一个好女儿……”

两个妇女牵着哈丽佳的手，沿小路走回村庄。哈丽佳一边走，一边悄悄地哭。

四

过了不久，哈丽佳的母亲病好了。两个年轻女人收割了黑麦；哈丽佳的教父把麦子运到了打麦场去。孤儿寡妇不用再担心会饿死了。

母亲吻着、爱抚着自己的好女儿；哈丽佳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：“妈妈，我不是说过，上帝会保佑您健康的吗？……结果不是我说对了吗？……”

1891年7月18日于罗巴青兹村

小 枞 树

—

圣诞节前夕。

在亚吉姆的小屋里，正忙得不可开交。炉火噼啪作响，红菜汤吱啦吱啦地叫。瓦西尔科的母亲奥莲娜在做晚饭吃的肉馅菜卷。瓦西尔科坐在地板上，在磨往蜜粥里放的罂粟籽。瓦西尔科十二岁。他是家里的长子。瓦西尔科磨罂粟籽的时候，一会儿瞧瞧正逗小猫玩儿的两个小妹妹，一会儿瞧瞧低头坐在长凳上的父亲。

“爸爸为什么发愁？”他想到。“是病了吗？还是没钱把母亲的皮靴从鞋匠那儿赎回来？”

门吱呀响了一声。一个人走进小屋。

“您好，”他对亚吉姆说，“好心人，能不能把你们院里那棵小枞树卖给我？主人打发我给他孩子找一棵过圣诞节的枞树，我找了一天，也找不到一棵合适的……”

亚吉姆沉默不语……

“出多少钱？”他停了停问道。

“干脆甬讲价了……您就说吧。”

“给三个卢布吧，”亚吉姆回答。

“爸爸，”瓦西尔科用发抖的声音说，“那不是我的小枞树吗？还是老师夸奖我那天，您送给我的。”

金发的瓦西尔科的淡蓝色眼睛里涌出了泪水。他舍不得这棵枝条匀称的翠绿小枞树，冬季全靠它给小花园添加生气。父亲瞅了儿子一眼。瓦西尔科从父亲的目光里看出了难以形容的忧伤，就不作声了。

“好吧，我给三个卢布，”来说，“不过，您今天就得把枞树送去，因为主人想在天黑以前把它装饰起来。”

“怎么送去呢？——我有病，儿子年纪还小。”

来人打量了一下瓦西尔科。

“您的儿子也不算小了……路又不远，一个来钟头就到了……在天黑前送去，天黑前就赶回来了……”

亚吉姆想了想，一挥手。

“就这么办吧……好在怎么远也到不了天边。”

来人交了订钱，讲明把枞树送到什么地方，就走了。

亚吉姆的心情好转了一些；有三个卢布，可以从鞋匠那儿赎回妻子的皮靴了。谢天谢地，奥莲娜不用穿破鞋过了。

他穿上外套，抄起斧头，向小花园走去。瓦西尔科跟在父亲后面跑。

花园里的雪铺得厚厚的。亚吉姆脚上的大皮靴深深陷进雪里，在走过的地方留下一个个小坑。瓦西尔科一会儿

踏进小坑，一会儿又一脚踢起松软的白雪。一棵棵黑黝黝、光秃秃的树木立在雪地里，伸展展出冻得僵直的树枝，好象枯死了一般，风吹着都纹丝不动。树底下，白糖似的雪地上，象网子一样躺着淡淡的阴影。远处闪现出小枞树的绿针叶。瓦西尔科跟父亲走到小枞树旁。

爷儿俩都心疼这棵年幼的小树。它是那样窈窕而碧绿，一副不知忧愁的样子；每一根针叶都闪烁着光辉，好象在对来客表示欢迎……

亚吉姆走上前去，一斧头砍在树干上。小枞树一阵发抖，从根部一直抖到树梢，仿佛被这飞来的横祸吓了一大跳；几根绿莹莹的针叶落在雪地上。亚吉姆继续砍着；小枞树象打摆子似地一个劲儿战栗。瓦西尔科觉得它马上会呻吟起来。但这时砍断了的小枞树已经弯下身去，喀嚓一声倒在雪地上。怜悯之情使瓦西尔科差一点哭出来。树梢拖在父亲背后，在雪地上留下一条小路似的长条子。

瓦西尔科望着斧痕犹新的小树墩，两颗泪珠顺着两颊滚了下来。他不忍看树墩，不忍看小枞树刚才还站立着的地方，因此就用白雪把小树墩埋了起来。

不大一会儿工夫，小树墩就淹没在雪堆里看不见了。

“喂，瓦西尔科！过来！”父亲在前院喊道。

瓦西尔科跑到父亲身旁。

“孩子，套上雪橇，把枞树送去。快一点儿，孩子，已经是下午了，天黑以前得赶回来。但愿别下雪，”亚吉姆凝视着天空说，“好象阴天了。瓦西尔科，别磨蹭，天不早

啦……”

小枞树已经躺在破旧的雪橇上。瓦西尔科开始作上路的准备。他驾上马，穿上皮袄，把雪橇赶出前院。

二

寒风凛冽。从地平线下涌出了乳白色的云。两匹小灰马怎么也跑不到一起。路上的雪已经被过往的雪橇和车辆轧平了，雪橇在上面一个劲儿打滑，在道路的两旁，极目望去，都是蔽雪的田野，好象铺着一块白台布。坚硬的、略带淡蓝色的雪，在阳光里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泽。黑老鸦成群落在雪地上，又展翅飞起。风越刮越大。带雪的乌云聚拢来，遮蔽了天空。太阳躲到乌云后去了。飘起了小雪花。瓦西尔科向马吆喝一声，马加快脚步，向矗立在前面的一堵黑墙似的森林跑去。到森林，刚好走了一半路。还得在森林里走半个钟头。瓦西尔科把雪橇赶进了森林。多节的巨大橡树凶神恶煞般地站在雪堆里，任凭风雪交加，毫不在意。湿漉漉的雪花直扑瓦西尔科的脸，迷他的眼睛，钻进衣领里……灰马成了白马。瓦西尔科把手揣在袖子里，把帽子拉到眼睛上，低着头，——希望多少能避开一点朔风和冷雪。他没留神马儿拐了个弯，离开道路，向右跑去了。突然雪橇一斜，撞上一座小丘。喀嚓嚓！……雪橇发出劈裂声，瓦西尔科被甩了出去，跌在雪里。马站住了。瓦西尔科爬起来，掸着身上的雪，跑过去看雪橇。陈朽的小木桩折断了，滑木脱离了橇

身，躺在一边。瓦西尔科绕雪橇走了一圈，仔细看了看，差一点哭出来。雪橇坏得没法修理了。“我就在这儿呆一会儿吧，但愿有过路人，会帮帮我的忙，”他心里想，于是时时望着大道。大道上的雪越积越厚，象一面白绸，遮蔽着远景……

瓦西尔科往前走了几步，猛然站住了，吓得瞪大了眼睛。他面前是一道峡谷，在他应走的道路上决不应该有这道峡谷。瓦西尔科知道自己迷了路。这可怎么好？把雪橇和小枞树留在森林里，自己回家去吗？他卸下马，骑上，寻路往回走。

林中暗下来了。已是黄昏时分。瓦西尔科骑马在林中走着，马蹄深陷进雪里，勉强挪动着往前走。瓦西尔科很快就发现自己走的不是大道，而是在森林里瞎撞。他勒住马，想道：“一定得找到路，还是回到雪橇旁去吧，从那儿再顺着道路一直走。”

于是他把马掉转头来，顺原路往回走；但是顶着风雪走了半天，也找不到雪橇。

“我准是刚才向右拐弯拐大了点儿，应该往左边一点，”他想着，向左拐了个弯儿。

林中已是一片夜色。地下和空中全是白皑皑的雪；还可以看见被雪覆盖着的、冻得直挺挺的树干。

瓦西尔科驱马向前走了好半天，还是找不到雪橇。马儿跌跌撞撞，举步困难地在雪堆和小丘上徐徐前进。瓦西尔科真的迷路了。他又冷又怕。他哭了。周围，风雪咆哮，寒